

【历史研究】

# 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妇女社会地位

齐航福

摘要:借助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,可以看出《尚书·牧誓》中所谓“牝鸡之晨”现象并非独存于商纣王时期,它已存在于整个殷商时期,武丁时尤为突出。商代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,都能看到妇女的活动身影,她们应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。但与此同时,随着经济的发展,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男女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,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,“男尊女卑”,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事实上在商代也已初露端倪。

关键词:甲骨文;商代妇女;妇女社会地位

中图分类号:K221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3-0751(2014)12-0128-05

在我国传世文献中,有一段话经常被研究商代妇女社会地位的学者所引用:

王曰“古人有言曰‘牝鸡无晨,牝鸡之晨,惟家之索。’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,昏弃厥肆祀,弗答;昏弃厥遗王父母弟,不迪……”<sup>①</sup>

这是周武王灭商前在商郊牧野誓师之词中的一部分,他指责商纣王“惟妇言是用”。此外,周武王还借用古人之语对纣王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批判,如“牝鸡无晨,牝鸡之晨,惟家之索”。伪孔传说妇人知外事,雌代雄鸣则家尽,妇夺夫政则国亡。在周人看来,妇人是应该知晓外事的,商纣王时代“牝鸡之晨”、“惟妇言是用”等,是最终导致商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借助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,便可发现商代妇女社会地位较高,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殷商时期,且武丁时尤为突出。本文拟从商代妇女在祭祀、军事、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来阐述这一史实。

## 一、宗教生活中的商代妇女

“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鬼而后礼”<sup>②</sup>,祭祀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,是殷人社

会生活中的第一要务,他们总是希望经过占卜来通晓神灵之意。通过对甲骨文中大量辞例的调查,我们发现宗教生活中的商代妇女是非常活跃的。例如,商代甲骨文中有关妇女主持祭祀活动的记录:

1. 乙卯卜,宾贞:呼妇好侑于妣癸(《合集》94正,典宾类<sup>③</sup>)

2. 贞:勿呼妇好往燎(《合集》2641,典宾类)

3. 壬辰卜,争贞:妇好不往于妣庚(《合集》2643,典宾类)

4. 贞:翌辛亥呼妇姁宜于馨京(《合集》8035,典宾类)

上述例1—3是商王呼令妇好主持祭祀之辞,其中例1中的“侑”是一种人牲,该辞大意是,乙卯这天举行占卜,一个名字叫作“宾”的贞人问道,要呼令妇好使用人牲对妣癸举行侑祭吗。例4是呼令妇姁在馨京举行宜祭的记录。

商王十分关心诸妇的健康状况,如果有他所关心的妇女身染疾病,还会为她们举行祭祀以求祛除疾患。<sup>④</sup>如:

收稿日期:2014-05-06

\* 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《大遗址与河洛三代都城文明研究》(13&ZD100)。

作者简介:齐航福,男,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,河南大学礼学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(郑州450002)。

1. 贞: 于妣庚御妇好? (《合集》2617 宾一类)

2. 贞: 唯父乙咎妇好? // 贞: 不<sup>⑤</sup>父乙咎妇好? (《合集》6032 正 典宾早)

3. 贞: 妇好不延疾身<sup>⑥</sup>? (《合集》13711, 典宾类)

这些均为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。武丁对妇好特别关心,例1贞问,要祭祀妣庚以祛除妇好的疾患吗?例2贞问,是不是父乙在作祟于妇好?例3贞问,妇好身体染疾的状况是否不会缠延?

商人认为,妇女死后,她们可以作祟于生人(《合集》16464、17380等),所以商王还会向她们举行祭祀以求祛祟祈福,如:

1. 辛丑卜,宾贞: 侑于妇一牛? (《合集》2830 宾三类)

2. 壬午卜,宾贞: 御禽于丁? // 贞: 于妇御禽? (《合集》9560 宾三类)

3. 贞: 今庚辰夕用献小臣三十小妾三十于妇? 九月。(《合集》629 宾出类)

例1贞问,要用一头牛来侑祭妇吗?例2中的两辞是选贞卜辞,贞问到底是祭祀“丁”还是祭祀“妇”以祛除一位名字叫“禽”的人之疾病?例3贞问,在这个庚辰日夕时要用献来的三十名小臣三十名小妾祭祀“妇”吗?祭祀“妇”时使用的牺牲竟然一次多达60人,该妇人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。

殷墟甲骨文中除了有大量的卜辞外,还有不少与占卜活动有关的记事刻辞。在这些记事刻辞中,也有商代妇女活动的记录,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妇女在宗教占卜活动中的地位,如:

1. 妇井乞自[ ]。(《合集》9390,《合集》9391、9392 同文,典宾类)

2. 妇羊来。(《合集》9810 反,典宾早)

3. 妇好入五十。(《合集》10133 反,典宾早)

4. 妇井示百。殷。(《合集》9012 反,典宾类)

5. 辛丑妇喜示四屯。(《合集》17517 白,典宾类)

例1中的“乞”,乞求义,该辞大意是指妇井从某地求甲骨。例2中的“来”,送来义,该辞是指妇羊送来甲骨。例3中的“入”,入贡义,该辞是指妇好入贡甲骨五十。记事刻辞中常见的“示”字,学者

讨论较多,看法分歧也很大,其中不少学者读“示”为“视”。但赵诚、刘一曼、曹定云、方稚松等先生则认为该字有给予、交纳之类的意思<sup>⑦</sup>,我们赞成此说。“屯”应读为“纯”或“对”,特指一头牛上的左右肩胛骨或同一块背甲所分出的左右两版背甲。<sup>⑧</sup>例4是指妇井交付龟甲百版,史官殷负责签收保管。例5是指辛丑这天妇喜交付肩胛骨四对。在记事刻辞中,这种记载有妇女活动的例子很多,据徐义华先生的初步统计,仅“某示”类刻辞大约有210余版,其中记“妇示”者就达130多版,在剩余的70余版中,还有一部分是井、好等可能是“妇”的人所“示”。<sup>⑨</sup>

## 二、军事生活中的商代妇女

先秦时期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<sup>⑩</sup>,祭祀与军事是最重要的国之大事。甲骨文中除丰富的祭祀内容外,还有大量有关战争征伐的占卜记录,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。从甲骨文有关战争的占卜记录中,可以看出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妇好曾为商王武丁征集士兵,如:

1. 甲申卜,殷贞: 呼妇好先共人于庞? (《合集》7283 典宾早)

2. 乙酉卜,殷贞: 勿呼妇好先于庞共人? (《合集》7284 典宾早)

3. 辛巳卜,〔殷〕贞: 登<sup>⑪</sup>妇好三千,登旅万,呼伐(羌)? (《英国》150 正 = 《合集》39902 典宾类)

上述例1、2两辞所卜为同事,与它们同文或卜同事的卜辞还见于《合集》7285—7293、《英国》151等。这些卜辞贞问,是否呼令妇好在庞地征集士兵?例3中所记是目前已知商王朝对敌对方国用兵数量最多的一次记录,其中从妇好处就征兵3000人。有学者认为妇好是女将,“妇好三千”则可能是三千女兵。<sup>⑫</sup>如果此说可信,则商代妇女不仅能负责征兵工作,而且商朝军队中还可能还存在着不少女子士兵。

妇女不仅为商王征集士兵,她还亲自参与征伐方国的战争,如:

1. 壬午卜,宾贞: 王惠妇好令征人? (《合集》6459 + 《合集》6465<sup>⑬</sup> 典宾类)

2. 贞: 王令妇好比侯告伐人? (《合集》6480 典宾早)

3. 贞: 勿呼妇姘伐龙方? (《合集》6585 正,

典宾类)

上述例 1 贞问,商王是否命令妇好去征伐人方?例 2 贞问,商王是否命令妇好联合另一位大将“侯告”去征伐人方?例 3 贞问呼令妇好征伐龙方之事。此外,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妇好率领大军征伐土方(《合集》6412)、巴方(《合集》6478 正)、羌方(《英国》150 正)等敌对方国的例子。在殷墟妇好墓中,出土有兵器 100 多件,而且还有铸有“妇好”铭文的青铜钺。<sup>⑭</sup>在我国古代,斧钺曾长期作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<sup>⑮</sup>。可见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位南征北战的女将军,不仅有出土古文字材料的证据,而且还有考古出土实物方面的证据。

战争归来,妇好有时也会带来俘虏,如:

1. 贞:呼妇执? //贞:呼妇好执(《合集》176 典宾类)

两辞中,一用“妇”、一用“妇好”,妇或是妇好之省称。两辞同版有相间刻辞“贞:戊不其获羌? / 贞:戊不其获羌?”所以例 1 应是贞问,是否呼令妇好在伐羌时抓获些俘虏?

### 三、经济生活中的商代妇女

农业是商代经济的主要部门,是商代赖以立国的基础,所以整个商王室从商王开始到各级官吏对农业的管理十分重视。<sup>⑯</sup>下面我们仅以有关农业卜辞为例,对经济生活中的商代妇女地位做一些探讨。

1. 贞:呼妇妁黍(《合集》10143 + 《合集》9967<sup>⑰</sup> 典宾类)

2. 贞:勿呼妇妁携黍(《合集》40078 正,典宾类)

3. 贞:妇妁黍翟(《合集》9598 典宾类)

4. 贞:妇妁田不其翟(《合集》9607 正,典宾类)

5. 丁巳卜,宾贞:妇妁受年(《合集》9966 典宾类)

6. 贞:妇妁黍受年(《合集》9970,典宾类)

例 1 中的“黍”,动词,种黍之意,该条卜辞贞问,要呼令妇妁去种黍吗?例 2 中的“携”,指用手或铤收摘谷物的穗<sup>⑱</sup>,该条卜辞贞问,不要呼令妇好去收摘黍穗吗?例 3、4 两辞中的“翟”,有学者怀疑应读为“嘉”<sup>⑲</sup>,如果此说正确的话,则这两辞可能就是针对妇妁田地里的黍子是否嘉善而进行的贞卜

记录。例 5 贞问,妇妁会收到好年成吗?例 6 贞问,妇妁的黍子会有好年成吗?

上述这些辞例表明,商代妇女不但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而且有的妇女可能还拥有自己的封地,商王也十分关心这些封地上的收成如何。殷墟新出的花园庄东地甲骨中,曾有花东主人“子”向妇妁求黍的记录,如“丙辰卜:子其句黍于妇,惠配呼?用。(《花东》379)”可见,这位“妇”的手里应该掌控着“黍”。这为有些商代妇女可能拥有自己的封地提供了一个旁证。

### 四、家庭生活中的商代妇女

劳动力是第一生产力,尤其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较低的商代。因此,商朝王室贵族对于妇女生育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。据徐义华先生统计,甲骨文中有关妇女生育的卜辞占很大比例,以《合集》为例,在 860 余版妇女刻辞中,约有 130 版契刻有生育刻辞,占妇女刻辞总数的 15%。<sup>⑳</sup>

1. 癸酉,余卜,贞:雷妇有子(《合集》21796,子组)

2. 戊申卜:禱生五妣于乙于父己(《合集》22100,午组)

3. □卯卜:妇甯有子(《合集》13935,师宾间类)

4. 丙申卜,殷贞:妇好孕,弗以妇彊? //贞:妇孕,其以妇彊(《合集》10136 正,宾一类)

5. 辛丑卜,殷贞:妇好有子? 二月。王占曰:惠庚受。//辛丑卜,亘贞:王占曰:“好其有子,孚”? 王占曰:吉,孚。(《合集》94 正反,典宾类)

6. 己卯卜,殷贞:壬父乙,妇好生保(《合集》2646,典宾类)

7. 甲子卜,殷贞:妇媿媿,嘉? 四月。(《合集》7854 正,典宾类)

8. 贞:子母其毓,不彊(《合集》14125,宾出类)

例 1、3、5 都是针对妇女是否怀孕生子而进行的贞问,其中例 5 贞问得还较为详细,如第一辞贞问,妇好是否会有子? 商王亲自视兆后判断说,庚日会受生,即会有子;第二辞又贞问,商王占断说妇好会有子,会应验吗? 王再次视兆后判断说,是吉兆,会应验(即妇好会有子)。<sup>㉑</sup>例 2 中的“禱生”一语常见

于殷墟王卜辞及非王卜辞中的午组,这是一种为“求子”而举行的宗教仪式,是殷人为祈求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而举行祭祀的记录。<sup>②</sup>“五妣”是指妣壬、妣乙、妣癸、妣己和妣辛五位先妣<sup>③</sup>。例4、8中的“殍”字,从陈剑先生释<sup>④</sup>。例4中的两辞为正反对贞,贞问妇好怀孕这件事不会让妇好昏厥吧?这可能与女性怀孕后的害喜现象有关。例8贞问,子母生育不会昏厥吧?例6一辞的含义及标点,目前学界分歧较大,我们认为该条卜辞大意是,祈求父乙,妇好生育这件事是否会受到佑护。<sup>⑤</sup>例7贞问,妇媯分娩,是否会嘉?

在妇女生育后,商代王室贵族还十分关注新生儿的情况,如:

1. 妇媯子疾,不廼(《合集》22246,妇女类)
2. 贞:妇鼠子不殍(《合集》14119,师小字类)
3. 戊辰卜,王贞:妇鼠媯,余子? //贞:妇鼠媯,余弗其子? 四月。(《合集》14115 + 《合集》14116<sup>⑥</sup>,师小字类)
4. 己亥卜,王:余弗其子妇侄子?(《合集》21065,师宾间类)

上述例1是贞问,妇媯的孩子有了疾病,这种疾病不会缠延吧?如果孩子生病,商人还会专门为孩子举行祭祀活动,以求祛除疾病,如“御妇鼠子于妣己”(《合集》14118)。例2是贞问,妇鼠的孩子不会昏厥吧?例3中的“子”和例4中第一个“子”,为意动用法。<sup>⑦</sup>例3中的两条卜辞贞问,是否以妇鼠所生之子为子,例4贞问是否以妇侄所生之子为子。

### 五、其他社会生活中的商代妇女

在甲骨文中,还有一些卜辞显示出商代妇女们也积极地参与其他社会活动,如:

1. □□(卜),殷贞:妇好使人于眉(《合集》6568正 + 《合集》7702、13799、7693 + 焦智勤先生甲骨拓片<sup>⑧</sup>,典宾类)
2. 呼妇奏于兆宅? //勿呼妇奏于兆宅?(《合集》13517,妇女类)
3. 甲戌卜,王:余令角妇,堪<sup>⑨</sup>朕事(《合集》5495,师宾间类)

上述例1贞问,妇好要向眉地派遣使者吗?妇好可以派出自己的使者,这说明她的地位具有相当

的独立性。<sup>⑩</sup>例2中的“奏”是指奏乐,“兆宅”以“兆”为定语,指规划区域中的住宅。<sup>⑪</sup>该条卜辞贞问,是否呼令“妇”在规划区域中的住宅处举行奏乐活动?例3是甲戌这天进行的占卜,当时商王亲自贞问道“我命令角妇(做事情),她能否胜任呢?”

从上述甲骨文中所反映的情况看,无论是在宗教生活、军事生活,还是在家庭生活及其他社会生活中,商代妇女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王晖先生曾指出“殷商时期虽已是父系制社会,但它从母系社会过渡而来为时不长,在许多方面保留着母系社会的特点。妇人从政,‘牝鸡之晨’,后妃率军出征,后妃有自己的土地田产,等等,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。”<sup>⑫</sup>王奇伟、赵伟丽、唐明明先生等有类似观点,如王奇伟先生认为,殷商时期大量妇女参政,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占有一席之地,这一情况是与商代尚处在早期国家阶段,社会上还存在母权制残余和女性尚未完全依附于男性相一致的。<sup>⑬</sup>商代女性地位较高,也得到了考古学材料的证明,例如,发掘的商代墓葬中,大多是单人葬,夫妻并不同葬,夫妻合葬于一墓者仅占极少一部分。但是另一方面,在商代也已经出现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,这种现象在甲骨文材料中是有反映的,如:

1. 丁亥卜,巨贞:子商妾媯媯,不其嘉?(《合集》14036,典宾类)
2. 戊辰卜:子其以髻妾于妇好,若?(《花东》265,花东子组)

例1贞问,子商的妻子“媯”分娩,不会“嘉”吗,即不会生育男孩吗?例2贞问,子(花东主人)要把“髻”的妾带到妇好那里,会顺利吗?在甲骨文中,有些妇女名并不是单独出现,而是在其私名前添加了定语,从而形成“某+妻+某”“某+妾+某”式的妇名表达方式。<sup>⑭</sup>更有甚者,妇女的私名有时还会省略,只保留“某+妾”的形式,除上引例2中的“髻妾”外,还有“汰妾”(《合集》657)、“竹妾”(《合集》2863)等。这种女性称谓的出现,表明商代已经出现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。此外,我们注意到,甲骨文中有关妇女生育的卜辞虽然非常多,但却很少关注到产妇本人,其关注点往往集中在新生儿身上。

综上所述,与后世相比,商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是较高的,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,女性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可以说,“牝鸡之晨”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商纣王时期,也出现于武丁时期,甚至贯穿

于整个殷商社会时期。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,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进步,男女社会分工也开始进一步细化,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着变化,事实上“男尊女卑”的现象在商代也已经初露端倪了,这在甲骨文中已隐约可见。到了周代,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滑落,本文开头所引《尚书·牧誓》中的一段话,事实上反映的是周人关于妇女的一些价值观。到汉代的时候,妇女已经完全沦为了男性的附庸,其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做家务了,这一点从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对“妇”字本义的错误解释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。

#### 注释

①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·尚书正义·牧誓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83页。②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·表記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642页。③本文引用甲骨文著录书使用简称,如《甲骨文合集》简称《合集》、《英国所藏甲骨》简称《英国》、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简称《花东》。对甲骨文组类的判定主要据黄天树先生《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》一书(繁体版,台北文津出版社,1991年;简体增订版,科学出版社,2007年)及其后发表的关于各类旧有非王卜辞的文章。④非王卜辞中对妇女的健康状况也十分关心,如“丙午贞:多妇亡疾”(《合集》22258,妇女类)。⑤“不”字后很可能漏刻“唯”字,参沈培《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》,台湾文津出版社,1992年,第175页。⑥“疾身”二字的释读,参看裘锡圭《古文字论集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335页。⑦赵诚《甲骨学简明词典》,中华书局,1988年,第320页;刘一曼、曹定云《论殷墟花园庄东地H3的记事刻辞》,收入王宇信、宋镇豪、孟宪武主编《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年,第43页;方稚松《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》,线装书局,2009年,第28页。⑧方稚松《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》,线装书局,2009年,第78页。⑨徐义华《甲骨刻辞诸妇考》,收入宋镇豪、肖先进主编《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3年,第307页。⑩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·成公十三年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911页。⑪该字字形与本辞“登旅万”之“登”不同,学者或不释作“登”字,而仅予隶定,为排印方便,本文暂作“登”。⑫罗琨《试析“登妇好三千”》,收入《尽心集——张政娘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》,中国社

会科学出版社,1996年。⑬蔡哲茂先生缀合,参见蔡哲茂《甲骨缀合集》,台北乐学书局,1999年,第29组。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墟妇好墓》,文物出版社,1980年,第15页。⑮林沄《林沄学术文集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8年,第1—3页。⑯杨升南《商代经济史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2年,第193页。⑰林宏明先生缀合,参见黄天树主编《甲骨拼合三集》,学苑出版社,2013年,第450页。⑱裘锡圭《古文字论集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188—189页。⑲陈剑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,线装书局,2007年,第386—388页。⑳徐义华《甲骨刻辞诸妇考》,收入宋镇豪、肖先进主编《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3年,第300—301页。㉑黄天树《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》(简体增订版),科学出版社,2007年,第43页脚注1。㉒黄天树《午组卜辞研究》,原载《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台湾文史哲出版社,1999年;后收入《黄天树古文字论集》,学苑出版社,2006年,第133—148页。㉓李学勤《论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》,原载《考古学报》1958年第1期,后收入《李学勤早期文集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8年,第105—147页;蒋玉斌《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》,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06年,第94页。㉔陈剑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,线装书局,2007年,第427—436页。㉕齐航福《殷墟甲骨文宾语相关问题研究》,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0年,第267—268页。㉖黄天树先生缀合,参见黄天树:《甲骨拼合集》,学苑出版社,2010年,第44页。㉗裘锡圭《古文字论集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348—349页。㉘蔡哲茂先生缀合,参见蔡哲茂《甲骨缀合集续集》,台湾文津出版社,2004年,第437组。㉙该字释读从陈剑先生说,参见陈剑《释“由”》,收入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3辑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0年。㉚徐义华《甲骨刻辞诸妇考》,收入宋镇豪、肖先进主编《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3年,第321页。㉛詹鄞鑫《释甲骨文“兆”字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4辑,中华书局,2002年。㉜王晖《从商代“牝鸡之晨”现象看商周妇女地位的文化差异》,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社版)1997年第4期;王晖《商周文化比较研究》,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390页。㉝王奇伟《从“牝鸡之晨”现象看商代妇女的社会地位》,《殷都学刊》2000年第1期;赵伟丽《浅析商周妇女地位的变迁及原因》,《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1期;唐明明《商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下降》,《西南农业大学学报》(社科版)2010年第1期。㉞殷墟甲骨文中女名结构的表现形式,可参见赵鹏《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》,线装书局,2007年,第99—117页。

责任编辑:王 轲